

宦官閹割的「半套」與「全套」

楊穌之
(本會會員)

筆者前曾撰〈宦官閹割雜談〉一文，發表於本刊第十期。關於這一主題的疑問頗多，雖則昔日從先師夏元瑜教授處有所聞、繼而在故籍中有所見，乃至近時就生理、醫學等方面問題向張之傑教授請教，結果還是不能得到太多明確的答案。因為距離嚴謹的學術標準甚遠，因而僅能草成一般論述，盼能收拋引之效。

具體回應還是來自之傑兄。今春他至西安參加黃陵祭典歸來，將所參觀的西漢陽陵中宦官陶俑照片見示，由其圖顯示僅割除陰囊而仍保留陰莖，應可證明漢代宮刑之制。之傑兄並就其所見撰成鴻文〈宮刑宮哪裡？〉，發表於《科學月刊》今年五月號。

稍後陽陵部分陶俑來臺，在歷史博物館展出，筆者免不了前往參觀，仔細觀察後更印證了之傑兄所言不虛。

其實關於宦官閹割的各方面問題，我倆已就個人的理解，先後討論過多次，其中最難突破的就是施術細節。「斬草除根」式的手術，因涉及止血、導尿、防感染等多項高難度技術，對傳統醫學是個嚴峻的挑戰。如今由陽陵陶俑證明其僅取「滷蛋」而不及「香腸」，則手術風險大為降低，秦始皇以「隱宮徒刑者七十萬人」建阿房宮，也就不是什麼難事了。

但問題猶不僅此，因為由民初流傳的少數記述文字、照片顯示，清宮太監確實是被「殺很大」的。換句話說，就算陽陵陶俑能有效證明在漢代，甚至更早以前宮刑的施術部位，亦無法否認後世截然不同的事實。後代皇帝若也想大量「製造」宦官，所需解決的難題絕對比秦始皇多太多了。質言之，閹割方式轉變的具體時間點，牽涉到互相關聯的各項醫藥、外科技術等的發展、普及程度，在醫學史上應有重要的意義。

那麼，中國這項手術從何時由「半套」發展至「全套」呢？

大概這話題不夠正經，以致傳統史籍幾乎都不談，因此筆者換個方式，嘗試從俗文學中去找佐證。

據宋·洪邁《夷堅志》卷八〈楊戩館客〉條，謂當時權奄楊戩曾將與其姬妾有曖昧的門客某閹了，其法是：「數壯士挽執縛於臥榻上，持刀剖其陰，剝出雙腎。……後十餘日竟能起坐，喚湯沃面，但見墮鬚在盆無數，日以益多，已而儼然成一宦者。」既然只是「剝出雙腎」，可見在北宋末年仍然施行「半套」。

然而這一段未必可作為當時施術方式的鐵證。因為楊戩的用意只是在懲罰其人、防杜再犯而已，既非真的要其人進宮執役，光這「半套」就足夠達到目的了。至於對那些長居大內、親侍宮嬪的宦官們，其動刀的程度是否也僅止於此，那就不得而知了。而這其實牽涉到「能不能」，而非「為不為」的問題，關鍵在於當時醫學技術究竟發展到什麼樣的程度？

不論如何，這故事到明末時被凌濛初加油添醋寫成短篇小說，收於《二刻拍案驚奇》第三十四回，題為〈任君用恣樂深閨，楊太尉戲宮館客〉。除了被閹者已經有名有姓之外，更值得注意的是關於手術過程的描寫：「只見拿刀的壯士退下任生腰褲，將左手扯他的陽物出來，右手颯的一刀割下，隨即剔出雙腎。」傷癒後則是：「看那小肚之下，結起一個大疤，這一條行淫之具，已丟向東洋大海去了。」《二刻拍案驚奇》初刊於崇禎年間，由此可反映當時對這項手術的概念。其行文乾脆俐落，可見作者和讀者對這項手術施行的部位已有高度共識，了無爭議。

比《二刻拍案驚奇》稍前的另一說部名著《東周列國誌》裡的一段，也反映了類似的觀念。其第一〇四回〈嫪毐偽腐亂秦宮〉中，敘述呂不韋偽將無賴嫪毐閹割後送進宮：「取驢陽具及他血，詐作閹割，拔其鬚眉，行刑者故意將驢陽傳示左右，盡以為嫪毐之具。」既然示眾的是「驢陽」而不只是「雙腎」，因此在明末人的觀念中，所有這項手術應都是「全套」的。

但這會不會是一般人對宮閹細節所知有限，所以任由作者瞎掰呢？應該不至於。明代宦官因皇帝們的信任、縱容，致後來聲勢喧赫，員額無限擴張，末葉且達十萬之眾。而這許多閹人並非都長居宮禁，其稍具職司者往往置產宮外、與外廷往來交際毫不避忌。且活動範圍不限於兩京，從宮中以鎮守、監軍、監視、採辦、徵稅、管理皇莊等等名義派出，長住或往來於全國各地的宦官更是難以計數。《金瓶梅》中那個著墨不多，但仍可看出在外置產寧居、有子有媳，團團如富家翁的花太監，就是時情的反映。當時宦官人數如此之多、分佈如此之廣、介入社會各層面如此之深，則此一群體的種種，包括其施術細節在內，外界應不至於毫無所悉才對。因而《二刻拍案驚奇》及《東周列國誌》等的講法，必然是當時施行「全套」手術的反映。

如前所言，閹割手術的「全套」與「半套」之間，其困難度相去不可以道里計。而明代居然能「製造」如此眾多的閹人，可見相關醫療技術已極為發達而普遍，絕非僅僅少數「國手」才有動刀的本事。況且許多著名的大太監，比如王振、魏忠賢等人，甚至還是成年以後才施術進宮的，這又比閹割幼童更不容易了。

然而若因前引《夷堅志》而認定宋代有可能是「半套」，至明代才全面確定為「全套」，則或不盡然。《舊唐書·安祿山傳》說：「(李)豬兒出契丹部落，十數歲事祿山，甚黠慧。祿山持刃盡去其勢，血流數升，欲死。祿山以灰火傅之，盡日而蘇。」《舊唐書》成於後晉，較《夷堅志》更早逾二百年，即使這一段的細節未盡屬實，至少亦顯示五代時已有「全套」的觀念。或許在「半套」與「全套」之間曾有一段「轉型期」，直到技術完全成熟了，才在制度上正式予以確定。

三年前寫〈宦官閹割雜談〉時，頗感詳實可據史料有限，難為嚴謹學術論據的憑依。如今因之傑兄的鴻文，雖可確定此一手術最初實僅為難度不甚高的「半套」，但相關細節仍多難明，特別是在制度上律定為「全套」的具體年代究竟為何時？愧因學淺，只好質之高明了。

收件日期：2009 年 11 月 7 日

定稿日期：2009 年 11 月 8 日